# 後漢書/卷31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郎顗襄楷列傳 ◄

後漢書　卷三十一
郭杜孔張廉王蘇羊賈陸列傳　第二十一

► 樊宏陰識列傳

## 郭伋

郭伋字細侯，扶風茂陵人也。高祖父解，武帝時以任俠聞。父梵，為蜀郡太守。伋少有志行，哀、平間辟大司空府，三遷為漁陽都尉。王莽時為上谷大尹，遷并州牧。

更始新立，三輔連被兵寇，百姓震駭，強宗右姓各擁眾保營，莫肯先附。更始素聞伋名，徵拜左馮翊，使鎮撫百姓。世祖即位，拜雍州牧，再轉為尚書令，數納忠諫爭。

建武四年，出為中山太守。明年，彭寵滅，轉為漁陽太守。漁陽既離王莽之亂，重以彭寵之敗，民多猾惡，寇賊充斥。伋到，示以信賞，糾戮渠帥，盜賊銷散。時匈奴數抄郡界，邊境苦之。伋整勒士馬，設攻守之略，匈奴畏憚遠跡，不敢復入塞，民得安業。在職五歲，戶口增倍。後潁川盜賊群起，九年，徵拜潁川太守。召見辭謁，帝勞之曰：「賢能太守，去帝城不遠，河潤九里，冀京師並蒙福也。君雖精於追捕，而山道險阨，自鬥當一士耳，深宜慎之。」伋到郡，招懷山賊陽夏趙宏、襄城召吳等數百人，皆束手詣伋降，悉遣歸附農。因自劾專命，帝美其策，不以咎之。後宏、吳等黨與聞伋威信，遠自江南，或從幽、冀，不期俱降，駱驛不絕。

十一年，省朔方刺史屬并州。帝以盧芳據北土，乃調伋為并州牧。過京師謝恩，帝即引見，並召皇太子諸王宴語終日，賞賜車馬衣服什物。伋因言選補眾職，當簡天下賢俊，不宜專用南陽人。帝納之。伋前在并州，素結恩德，及後入界，所到縣邑，老幼相攜，

逢迎道路。所過問民疾苦，聘求耆德雄俊，設几杖之禮，朝夕與參政事。

始至行部，到西河美稷，有童兒數百，各騎竹馬，道次迎拜。伋問：「兒曹何自遠來？」對曰：「聞使君到，喜，故來奉迎。」伋辭謝之。及事訖，諸兒復送至郭外，問「使君何日當還？」伋謂別駕從事，計日當〈（或無「當」字。）〉告之。行部既還，先期一日，伋為違信於諸兒，遂止於野亭，須期乃入。

是時朝廷多舉伋可為大司空，帝以并部尚有盧芳之儆，且匈奴未安，欲使久於其事，故不召。伋知盧芳夙賊，難卒以力制，常嚴烽候，明購賞，以結寇心。芳將隋昱遂謀脅芳降伋，芳乃亡入匈奴。

伋以老病上書乞骸骨。二十二年，徵為太中大夫，賜宅一區，及帷帳錢穀，以充其家，伋輒散與宗親九族，無所遺餘。明年卒，時年八十六。帝親臨弔，賜冢塋地。

杜詩

杜詩字君公，河內汲人也。少有才能，仕郡功曹，有公平稱。更始時，辟大司馬府。建武元年，歲中三遷為侍御史，安集洛陽。時，將軍蕭廣放縱兵士，暴橫民間，百姓惶擾，詩敕曉不改，遂格殺廣，還以狀聞。世祖召見，賜以棨戟，復使之河東，誅降逆賊楊異等。詩到大陽，聞賊規欲北度，乃與長史急焚其船，部勒郡兵，將突騎趁擊，斬異等，賊遂剪滅。拜成皐令，視事三歲，舉政尤異。再遷為沛郡都尉，轉汝南都尉，所在稱治。

七年，遷南陽太守。性節儉而政治清平，以誅暴立威，善於計略，省愛民役。造作水排，鑄為農器，用力少，見功多，百姓便之。又修治陂池，廣拓土田，郡內比室殷足。時人方於召信臣，故南陽為之語曰：『前有召父，後有杜母。』

詩自以無勞，不安久居大郡，求欲降避功臣，乃上疏曰：

陛下亮成天工，克濟大業，偃兵修文，群帥反旅，海內合和，萬世蒙福，天下幸甚。唯匈奴未譬聖德，威侮三垂，陵虐中國，邊民虛耗，不能自守，臣恐武猛之將雖勤，亦未得解甲櫜弓也。夫勤而不息亦怨，勞而不休亦怨，怨恨之師，難復責功。臣伏睹將帥之情，功臣之望，冀一休足於內郡，然後即戎出命，不敢有恨。世愚以為『師克在和不在眾』，陛下雖垂念北邊，亦當頗泄用之。昔湯、武善禦眾，故無忿鷙之師。陛下起兵十

有三年，將帥和睦，士卒鳧藻。今若使公卿郡守出於軍壘，則將帥自厲；士卒之復，比於宿衛，則戎士自百。何者？天下已安，各重性命，大臣以下，咸懷樂土，不讎其功而厲其用，無以勸也。陛下誠宜虛缺數郡，以俊振旅之臣，重復厚賞，加於久役之士。如此，緣邊屯戍之師，競而忘死，乘城拒塞之吏，不辭其勞，則烽火精明，守戰堅固。聖王之政，必因人心。今猥用愚薄，塞功臣之望，誠非其宜。

臣詩伏自惟忖，本以史吏一介之才，遭陛下創制大業，賢俊在外，空乏之間，超受大恩，牧養不稱，奉職無效，久竊祿位，令功臣懷慍，誠惶誠恐。八年，上書乞避功德，陛下殊恩，未許放退。臣詩蒙恩尤深，義不敢苟冒虛請，誠不勝至願，願退大郡，受小職。及臣齒壯，力能經營劇事，如使臣詩必有補益，復受大位，雖析珪授爵，所不辭也。惟陛下哀矜！

帝惜其能，遂不許之。詩雅好推賢，數進知名士清河劉統及魯陽長董崇等。

初，禁網尚簡，但以璽書發兵，未有虎符之信，詩上疏曰：『臣聞兵者國之兇器，聖人所慎。舊制發兵，皆以虎符，其餘徵調，竹使而已。符第合會，取為大信，所以明著國命，斂持威重也。間者發兵，但用璽書，或以詔令，如有奸人詐偽，無由知覺。愚以為軍旅尚興，賊虜未殄，徵兵郡國，宜有重慎，可立虎符，以絕奸端。昔魏之公子，威傾鄰國，猶假兵符，以解趙圍，若無如姬之仇，則其功不顯。事有煩而不可省，費而不得已，蓋謂此也。』書奏，從之。

詩身雖在外，盡心朝廷，讜言善策，隨事獻納。視事七年，政化大行。十四年，坐遣客為弟報仇，被徵，會病卒。司隸校尉鮑永上書言詩貧困無田宅，喪無所歸。詔使治喪郡邸，賻絹千匹。

## 孔奮

孔奮字君魚，扶風茂陵人也。曾祖霸，元帝時為侍中。奮少從劉歆受《春秋左氏傳》，歆稱之，謂門人曰：『吾已從君魚受道矣。』

遭王莽亂，奮與老母、幼弟避兵河西。建武五年，河西大將軍竇融請奮署議曹掾，守姑臧長。八年，賜爵關內侯。時天下擾亂，惟河西獨安，而姑臧稱為富邑，通貨羌胡，市日四合，每居縣者，不盈數月輒致豐積。奮在職四年，財產無所增。事母孝謹，雖為儉約，奉養極求珍膳。躬率妻、子，同甘菜茹。時天下未定，士多不修節操，而奮力行清

潔，為眾人所笑，或以為身處脂膏，不能以自潤，徒益苦辛耳。奮既立節，治貴仁平，太守梁統深相敬待，不以官屬禮之，常迎於大門，引入見母。

隴蜀既平，河西守令咸被徵召，財貨連轂，彌竟川澤。惟奮無資，單車就路。姑臧吏民及羌胡更相謂曰：『孔君清廉仁賢，舉縣蒙恩，如何今去，不共報德！』遂相賦斂牛、馬、器物千萬以上，追送數百里。奮謝之而已，一無所受。既至京師，除武都郡丞。

時，隴西餘賊隗茂等夜攻府舍，殘殺郡守，賊畏奮追急，乃執其妻子，欲以為質。奮年已五十，唯有一子，終不顧望，遂窮力討之。吏民感義，莫不倍用命焉。郡多氐人，便習山谷，其大豪齊鐘留者，為群氐所信向。奮乃率厲鐘留等令要遮抄擊，共為表裏。賊窘懼逼急，乃推奮妻子以置軍前，冀當退卻，而擊之愈厲，遂禽滅茂等，奮妻、子亦為所殺。世祖下詔褒美，拜為武都太守。

奮自為府丞，已見敬重，及拜太守，舉郡莫不改操。為政明斷，甄善疾非，見有美德，愛之如親，其無行者，忿之若仇，郡中稱為清平。

弟奇，遊學洛陽。奮以奇經明當仕，上病去官，守約鄉閭，卒於家。奇博通經典，作《春秋左氏刪》。奮晚有子嘉，官至城門校尉，作《左氏說》雲。

張堪

張堪字君游，南陽宛人也，為郡族姓。堪早孤。讓先父餘財數百萬與兄子。年十六，受業長安，誌美行厲，諸儒號曰『聖童』。

世祖微時，見堪誌操，常嘉焉。及即位，中郎將來歙薦堪，召拜郎中，三遷為謁者。使送委輸縑帛，並領騎七千匹，詣大司馬吳漢伐公孫述，在道追拜蜀郡太守。時漢軍餘七日糧，陰具船欲遁去。堪聞之，馳往見漢，說述必敗，不宜退師之策。漢從之，乃示弱挑敵，述果自出，戰死城下。成都既拔，堪先入據其城，撿閱庫藏，收其珍寶，悉條列上言，秋毫無私。慰撫吏民，蜀人大悅。

在郡二年，徵拜騎都尉，後領票騎將軍杜茂營，擊破匈奴於高柳，拜漁陽太守。捕擊奸猾，賞罰必信，吏民皆樂為用。匈奴嘗以萬騎入漁陽，堪率數千騎奔擊，大破之，郡界以靜。乃於狐奴開稻田八千餘頃，勸民耕種，以致殷富。百姓歌曰：『桑無附枝，麥穗

兩岐。張君為政，樂不可支。』視事八年，匈奴不敢犯塞。

帝嘗召見諸郡計吏，問其風土及前後守令能否。蜀郡計掾樊顯進曰：『漁陽太守張堪昔在蜀，其仁以惠下，威能討奸。前公孫述破時，珍寶山積，捲握之物，足富十世，而堪去職之日，乘折轅車，布被囊而已。』帝聞，良久嘆息，拜顯為魚復長。方徵堪，會病卒，帝深悼惜之，下詔褒揚，賜帛百匹。

## 廉範

廉範字叔度，京兆杜陵人也，趙將廉頗之後也。漢興，以廉氏豪宗，自苦陘徙焉。世為邊郡守，或葬隴西襄武，故因仕焉。曾祖父褒，成、哀間為右將軍，祖父丹，王莽時為大司馬庸部牧，皆有名前世。範父遭喪亂，客死於蜀漢，範遂流寓西州。西州平，歸鄉裏。年十五，辭母西迎父喪。蜀郡太守張穆，丹之故吏，乃重資送範，範無所受，與客步負喪歸葭萌。載船觸石破沒，範抱持棺柩，遂俱沈溺，眾傷其義，鉤求得之，療救僅免於死。穆聞，復馳遣使持前資物追範，範又固辭。歸葬服竟，詣京師受業，事博士薛漢。京兆、隴西二郡更請召，皆不應，永平初，隴西太守鄧融備禮謁範為功曹，會融為州所舉案，範知事譴難解，欲以權相濟，乃托病求去，融不達其意，大恨之。範於是東至洛陽，變名姓，求代廷尉獄卒。居無幾，融果徵下獄，範遂得衛侍左右，盡心勤勞。融怪其貌類範而殊不意，乃謂曰：『卿何似我故功曹邪？』範訶之曰：『君困厄瞀亂邪！』語遂絕。融系出因病，範隨而養視，及死，竟不言，身自將車送喪致南陽，葬畢乃去。

後辟公府，會薛漢坐楚王事誅，故人門生莫敢視，範獨往收斂之。吏以聞，顯宗大怒，召範入，詰責曰：『薛漢與楚王同謀，交亂天下，範公府掾，不與朝廷同心，而反收斂罪人，何也？』範叩頭曰：『臣無狀愚戇，以為漢等皆已伏誅，不勝師資之情，罪當萬坐。』帝怒稍解，問範曰：『卿廉頗後邪？與右將軍褒、大司馬丹有親屬乎？』範對曰：『褒，臣之曾祖；丹，臣之祖也。帝曰：『怪卿誌膽敢爾！』因貰之。由是顯名。

舉茂才，數月，再遷為雲中太守。會匈奴大入塞，烽火日通。故事，虜入過五千人，移書傍郡。吏欲傳檄求救，範不聽，自率士卒拒之。虜眾盛而範兵不敵。會日暮，令軍士各交縛兩炬，三頭　　火，營中星列。虜遙望火多，謂漢兵救至，大驚。待旦將退，範乃令軍中蓐食，晨往赴之，斬首數百級，虜自相轔藉，死者千餘人，由此不敢復向雲中。

後頻歷武威、武都二郡太守，隨俗化導，各得治宜。建中初，遷蜀郡太守，其俗尚文辯，

好相持短長，範每厲以淳厚，不受偷薄之說。成都民物豐盛，邑宇逼側，舊制禁民夜作，以防火災，而更相隱蔽，燒者日屬。範乃毀削先令，但嚴使儲水而已。百姓為便，乃歌之曰：『廉叔度，來何暮？不禁火，民安作。平生無襦今五袴。』在蜀數年，坐法免歸鄉裏。範世在邊，廣田地，積財粟，悉以賑宗族朋友。

肅宗崩，範奔赴敬陵。時廬江郡掾嚴麟奉章吊國，俱會於路。麟乘小車，塗深馬死，不能自進，範見而潸然，命從騎下馬與之。不告而去。麟事畢，不知馬所歸，乃緣蹤訪之。或謂麟曰：『故蜀郡太守廉叔度，好周人窮急，今奔國喪，獨單是耳。』麟亦素聞範名，以為然，即牽馬造門，謝而歸之。世伏其好義，然依倚大將軍竇憲，以此為譏。卒於家。

初，範與洛陽慶鴻為刎頸交，時人稱曰：『前有管、鮑，後有慶、廉。』鴻慷慨有義節，位至瑯邪、會稽二郡太守，所在有異跡。

論曰：『張堪、廉範皆以氣俠立名，觀其振危急，赴險厄，有足壯者。堪之臨財，範之忘施，亦足以信意而感物矣。若夫高祖之召欒布，明帝之引廉範，加怒以發其誌，就戮更延其寵，聞義能徙，誠君道所尚，然情理之樞，亦有開塞之感焉。

## 王堂

王堂字敬伯，廣漢鄲人也。初舉光祿茂才，遷穀城令，治有名跡。永初中，西羌寇巴郡，為民患，詔書遣中郎將尹就攻討，連年不克。三府舉堂治劇，拜巴郡太守。堂馳兵赴賊，斬虜千餘級，巴、庸清靜，吏民生為立祠。刺史張喬表其治能，遷右扶風。

安帝西巡，阿母王聖、中常侍江京等並請屬於堂，堂不為用。掾史固諫之，堂曰：『吾蒙國恩，豈可為權寵阿意，以死守之！』即日遣家屬歸，閉閤上病。果有誣奏堂者，會帝崩，京等悉誅，堂以守正見稱。永建二年，徵入為將作大臣。四年，坐公事左轉議郎。復拜魯相，政存簡一，至數年無辭訟。遷汝南太守，搜才禮士，不苟自專，乃教掾史曰：『古人勞於求賢，逸於任使，故能化清於上，事緝於下。其憲章朝右，簡核才職，委功曹陳蕃。匡政理務，拾遺補闕，任主簿應嗣。庶循名責實，察言觀效焉。』自是委誠求當，不復妄有辭教，郡內稱治。時大將軍梁商及尚書令袁湯，以求屬不行，並恨之。後廬江賊迸入弋陽界，堂勒兵追討，即便奔散，而商、湯猶因此風州奏堂在任無警，免歸家。

年八十六卒。遺令薄斂，瓦棺以葬。子稚，清行不仕。曾孫商，益州牧劉焉以為蜀郡太守，有治聲。

## 蘇章

蘇章字孺文，扶風平陵人也。八世祖建，武帝時為右將軍。祖父純，字桓公，有高名，性強切而持毀譽，士友鹹憚之，至乃相謂曰：『見蘇桓公，患其教責人，不見，又思之。』三輔號為『大人』。永平中，為奉車都尉竇固軍，出擊北匈奴、車師有功，封中陵鄉侯，官至南陽太守。

章少博學，能屬文。安帝時，舉賢良方正，對策高第，為議郎。數陳得失，其言甚直。出為武原令，時歲饑，輒開倉廩，活三千餘戶。順帝時，遷冀州刺史。故人為清河太守，章行部案其奸臧。乃請太守，為設酒肴，陳平生之好甚次。太守喜曰：『人皆有一天，我獨有二天。』章曰：『今夕蘇孺文與故人飲者，私恩也；明日冀州刺史案事者，公法也。』遂舉正其罪。州境知章無私，望風畏肅。換為并州刺史，以推折權豪，忤旨，坐免。隱身鄉裏，不交當世。後徵為河南尹，不就。時天下日敝，民多悲苦，論者舉章有幹國才，朝廷不能復用，卒於家。兄曾孫不韋。

## 蘇不韋

不韋字公先。父謙，初為郡督郵。時魏郡李暠為美陽令，與中常侍具瑗交通，貪暴為民患，前後監司畏其勢援，莫敢糾問。及謙至，部案得其臧，論輸左校。謙累遷至金城太守，去郡歸鄉裏。漢法，免罷守令，自非詔徵，不得妄到京師。而謙後私至洛陽，時暠為司隸校尉，收謙詰掠，死獄中，暠又因刑其屍，以報昔怨。

不韋時年十八，徵詣公車，會謙見殺，不韋載喪歸鄉裏，瘞而不葬，仰天嘆曰：『伍子胥獨何人也！』乃藏母於武都山中，遂變名姓，盡以家財募劍客，邀暠於諸陵間，不克。會暠遷大司農，時右校芻廩在寺北垣下，不韋與親從兄弟潛入廩中，夜則鑿地，晝則逃伏。如此經月，遂得傍達暠之寢室，出其床下。值暠在廁，因殺其妾並及小兒，留書而去。暠大驚懼，乃布棘於室，以板籍地，一夕九徙，雖家人莫知其處。每出，輒劍戟隨身，壯士自衛，不韋知暠有備，乃日夜飛馳，徑到魏郡，掘其父阜冢，斷取阜頭，以祭父墳，又標之於市曰『李君遷父頭』。暠匿不敢言，而自上退位，歸鄉裏，私掩塞冢槨。捕求不韋，歷歲不能得，憤恚感傷，發病歐血死。

不韋後遇赦還家，乃始改葬，行喪。士大夫多譏其發掘冢墓，歸罪枯骨，不合古義，惟任城何休方之伍員。太原郭林宗聞而論之曰：『子胥雖雲逃命，而見用強吳，憑闔廬之威，因輕悍之眾，雪怨舊郢，曾不終朝，而但鞭墓戮屍，以舒其憤，竟無手刃後主之報。豈如蘇子單特子立，靡因靡資，強仇豪援，據位九卿，城闕天阻，宮府幽絕，埃塵所不能過，霧露所不能沾。不韋毀身焦慮，出於百死，冒觸嚴禁，陷族禍門，雖不獲逞，為報已深。況復分骸斷首，以毒生者，使曷懷忿結，不得其命，猶假手神靈以斃之也。力惟匹夫，功隆千乘，比之於員，不以優乎？？議者於是貴之。

後太傅陳蕃辟，不應，為郡五官掾。初，弘農張奐睦於蘇氏，而武威段熲與曷素善，後奐、熲有隙。及熲為司隸，以禮辟不韋，不韋懼之，稱病不詣。熲既積憤於奐，因發怒，乃追咎不韋前報曷事，以為曷表治謙事，被報見誅，君命天也，而不韋仇之。又令長安男子告不韋多將賓客奪舅財物，遂使從事張賢等就家殺之。乃先以鴆與賢父曰：『若賢不得不韋，便可飲此。』賢到扶風，郡守使不韋奉謁迎賢，即時收執，並其一門六十餘人盡誅滅之，諸蘇以是衰破。乃段熲為陽球所誅，天下以為蘇氏之報焉。

羊續

羊續字興祖，太山平陽人也。其先七世二千石卿校，祖父侵，安帝時司隸校尉。父儒，桓帝時為太常。

續以忠臣子孫拜郎中，去官後，辟大將軍竇武府。及武敗，坐黨事，禁錮十餘年，幽居守靜。及黨禁解，復辟太尉府，四遷為廬江太守。後揚州黃巾賊攻舒，焚燒城郭，續發縣中男子二十以上，皆持兵勒陳，其小弱者，悉使負水灌火，會集數萬人，並執力戰，大破之，郡界平。後安風賊戴風等作亂，續復擊破之，斬首三千餘級，生獲渠帥，其餘黨輩原為平民，賦與佃器，使就農業。

中平三年，江夏兵趙慈反叛，殺南陽太守秦頡，攻沒六縣，拜續為南陽太守。當入郡界，乃羸服間行，侍童子一人，觀歷縣邑，采問風謠，然後乃進。其令長貪挈，吏民良猾，悉逆知其狀，郡內驚竦，莫不震懾。乃發兵與荊州刺史王敏共擊慈，斬之，獲首五千餘級，屬縣餘賊並詣續降，續為上言，宥其枝附。賊既清平，乃班宣政令，候民病利，百姓歡服。

時，權豪之家多尚奢麗，續深疾之，常敝衣薄食，車馬羸敗。府丞嘗獻其生魚，續受而懸於庭；丞後又進之，續乃出前所懸者以杜其意。續妻後與子秘俱往郡舍，續閉門不內妻，自將秘行，其資藏惟有布衾、敝祗裯，鹽、麥數斛而已，顧敕秘曰：『吾自奉若此，何以資爾母乎？』使與母俱歸。

六年，靈帝欲以續為太尉。時拜三公者，皆輸東園禮錢千萬，令中使督之，名為『左騶』。其所之往，輒迎致禮敬，厚加贈賂。續乃坐使人於單席，舉緼袍以示之，曰：『臣之所資，惟斯而已。』左騶白之，帝不悅，以此故不登公位。而徵為太常，未及行，會病卒，時年四十八。遺言薄斂，不受贈遺。舊典，二千石卒官賻百萬，府丞焦儉遵續先意，一無所受。詔書褒美，敕太山太守以府賻錢賜續家雲。

賈琮

賈琮字孟堅，東郡聊城人也。舉孝廉，再遷為京令，有政理跡。

舊交阯土多珍產，明璣、翠羽、犀、象、玳瑁、異香、美木之屬，莫不自出。前後刺史率多無情行，上承權貴，下積私賂，財計盈給，輒復求見遷代，故吏民怨叛。中平元年，交阯屯兵反，執刺史及合浦太守，自稱『柱天將軍』。靈帝特敕三府精選能吏，有司舉琮為交阯刺史。琮到部，訊其反狀，鹹言賦斂過重，百姓莫不空單，京師遙遠，告冤無所，民不聊生，故聚為盜賊。琮即移書告示，各使安其資業，招撫荒散，蠲復徭役，誅斬渠帥為大害者，簡選良吏試守諸縣，歲間蕩定，百姓以安。巷路為之歌曰：『賈父來晚，使我先反；今見清平，吏不敢飯。』在事三年，為十三州最，徵拜議郎。

時，黃巾新破，兵兇之後，郡縣重斂，因緣生奸。詔書沙汰刺史、二千石，更選清能吏，乃以琮為冀州刺史。舊典，傳車驂駕，垂赤帷裳，迎於州界。及琮之部，升車言曰：『刺史當遠視廣聽，糾察美惡，何有反垂帷裳以自掩塞乎？』乃命禦者褰之。百城聞風，自然竦震。其諸臧過者，望風解印綬去，惟癭陶長濟陰董昭、觀津長梁國黃就當官待琮，於是州界翕然。

靈帝崩，大將軍何進表琮為度遼將軍，卒於官。

陸康

陸康字季寧，吳郡吳人也。祖父續，在《獨行傳》。父褒，有誌操，連徵不至。康少仕郡，以義烈稱，刺史臧旻舉為茂才，除高成令。縣在邊垂，令戶一人具弓弩以備不虞，不得行來。長吏新到，輒發民繕修城郭。康至，皆罷遣，百姓大悅。以恩信為治，寇盜亦息，州郡表上其狀。光和元年，遷武陵太守，轉守桂陽、樂安二郡，所在稱之。

時，靈帝欲鑄銅人，而國用不足，乃詔調民田，畝斂十錢。而比水旱傷稼，百姓貧苦。康上疏諫曰：『臣聞先王治世，貴在愛民。省徭輕賦，以寧天下，除煩就約，以崇簡易，故萬姓從化，靈物應德。末世衰主，窮奢極侈，造作無端，興制非一，勞割自下，以從苟欲，故黎民吁嗟，陰陽感動。陛下聖德承天，當隆盛化，而卒被詔書，畝斂田錢，鑄作銅人，伏讀惆悵，悼心失圖。夫十一而稅，周謂之徹。徹者通也，言其法度可通萬世而行也。故魯宣稅畝，而蝝災自生；哀公增賦，而孔子非之。豈有聚奪民物，以營無用之銅人；捐舍聖戒，自蹈亡王之法哉！傳曰：「君舉必書，書而不法，後世何述焉？」陛下宜留神省察，改敝從善，以塞兆民怨恨之望。』書奏，內幸因此譖康援引亡國，以譬聖明，大不敬，檻車徵詣廷尉。待御史劉岱典考其事，岱為表陳解釋，免歸田里。復徵拜議郎。

會廬江賊黃穰等與江夏蠻連結十餘萬人，攻沒四縣，拜康廬江太守。康申明賞罰，擊破穰等，餘黨悉降。帝嘉其功，拜康孫尚為郎中。獻帝即位，天下大亂，康蒙險遣孝廉計吏奉貢朝廷，詔書策勞，加忠義將軍，秩中二千石。時袁術屯兵壽春，部曲饑餓，遣使求委輸兵甲。康以其叛逆，閉門不通，內修戰備，將以禦之。術大怒，遣其將孫策攻康，圍城數重。康固守，吏士有先受休假者，皆遁伏還赴，暮夜緣城而入。受敵二年，城陷。月餘，發病卒，年七十。宗族百餘人，遭離饑厄，死者將半。朝廷湣其守節，拜子俊為郎中。

少子績，仕吳為郁林太守，博學善政，見稱當時。幼年曾謁袁術，懷橘墮地者也，有名稱。

史評

贊曰：伋牧朔藩，信立童昏。詩守南楚，民作謠言。奮馳單乘，堪駕毀轅。範得其朋，堂任良肱。二蘇勁烈，羊、賈廉能。季寧拒策，城隕沖朋。